

闲话

## 那座心桥

□ 田淑琛

秋日，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暖暖地照进来，我慵懒地躺在阳光里翻阅着一本杂志。这时，传来一阵门铃声。打开门，我错愕万分，我看到了一张意料之外的面孔，面对她的微笑，我无法拒绝，礼节使我敞开门，请她进屋落座。

这是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那一年，我们同时毕业并被分配在一个单位，同住一个宿舍，相仿的年龄使我们走得很近，无话不谈。后来，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在利益面前，她出卖了我，我和她也由此走向了陌路。之后，我们陆续离开了原先的单位。

面对一个昔日情同手足而后结下仇怨的人，我尽力克制住内心的不平静。坐在宽敞的客厅里，我们随便拉扯着一些家常，由于长时间的分离和这么多年的隔阂，我们在谈话时都有些拘谨。天色已近黄昏时，她起身告辞。她说今天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。

我没有想到经历了这么多年恩怨后，我们还会再坐在一起。之后，她又陆续拜访了我几次，我们之间的谈话也轻松了很多，从孩子谈到他们的未来，再谈我们退休后的生活。她最后一次来的时候，带来了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那是少女时代我们在海边留下的一张合影，照片上的两个少女挽着裤脚，拉着手走在松软的沙滩上。海风拂起了她秀美的长发，她看起来是如此美丽……

看着照片，我们都哭了，昔日美好的情景，似乎如翻涌的浪潮开始在记忆里复苏，我们又好像回到了少女时代。如果没有当年的利益相争，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情，也许我们还是好朋友，还会像照片中那样手挽着手走在夕阳中。

世事毕竟没有那么多也許。再次听到她消息的时候，是在几个月后，她因肺癌晚期离开了人世。

她安静地走了，之前没有透露只言片语，甚至没有表露一点她的苦痛。我不知道在她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刻，她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叩响我的家门。其实，在她第一次拜访我的时候，她的真诚已经将我们之间的一切恩怨化解了，并且，她用一颗真诚的心，在我们之间，搭起了一座心灵之桥。

这座心桥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世上没有真正的仇怨，只需有一颗包容、宽广的心。



旧事

父亲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，在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里发现了十几支笔，有钢笔、圆珠笔、毛笔……新旧不一，颜色各异。

父亲很奇怪，母亲何时收藏了这么多笔？平素两人练习用的是水笔，即使有一次父亲提及想用钢笔写字时，也未听母亲说起过她收藏有这些笔的事。难道是母亲忘了？还是她不舍得拿出来用？这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了。而我从这些笔中，发现了我小学时用过的一支钢笔，小弟也认出了他小时候用过的一支……这些笔让我突然懂得了母亲对笔的情怀。

母亲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，毕业于师范学校，一生热爱学习，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。她以前说过，幼时家境贫困，用的第一

支笔是“石笔”。说是笔，其实也就是一种很软的白色滑石，在老家村子前面的山上就可以找到。“本子”是一块小石板，褐色的石面，光光的，滑滑的，样子像小黑板，随写随擦，反复使用。有一次，她和同

## 母亲对笔的情怀

□ 葛鑫

学放学后去山上找石笔，石笔没找到，天却黑了下来，还下起了雨，下山时又摔了一跤，满身泥水。回到家，识文断字的姥爷知道母亲是去找石笔后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母亲那时候“写大仿”（就是写毛笔字）。最初买不起毛笔，姥爷就自己绑了个小刷子给母亲，蘸水在石板上写。老师心疼她，就把用过的旧毛笔给她用，母亲写得也更加刻苦，由此练得一手好字。

母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姥爷给她买了铅笔、毛笔，偶尔也会买些纸给她用。供销社那时卖1开的大白纸，她便买回家裁成8开或16开的，装订起来当练习本用。就这大白纸，也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。她用得最多的还是大草纸，写了铅笔字，再在上面练习毛笔字。就这样，她已经很满足了。

后来，母亲当了老师。除了铅笔、圆珠笔外，给学生批改作业时还有了蘸笔。用蘸笔批改作业或试卷后，那鲜红的对勾和100分，几十年后依旧在我的脑海里。在买不起钢笔的年代，蘸笔大有用武之地。

美食

一盏昏黄的灯，一张矮小的方桌，一个粗瓷大碗，一抹袅袅的香气，这便是蕴藏着我乡愁的全部。

读书时，每到深秋，让我最惦记的就是厨房里飘出的那股羊肉汤的鲜味儿。那时候家里不算富裕，但每个周末我回家，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做一锅我爱喝的羊肉汤。每次，只要我做完了作业，总会跟在母亲身后看她准备各种食材、佐料。在那些青的、黄的、红的各种配料中，我总觉得有一种令人心安的气息。

我看着她熟练地将锯成节的羊棒骨丢进锅中水煮，大火烧开之后，捞出骨头，倒掉带有浮沫的汤水，重新换一锅清水，开火继续熬煮大骨。等到锅中的水重新“咕咕嘟嘟”地响起，转中火慢熬两小时左右，直到熬出一锅乳白色的浓汤。

熬汤的过程中，我就帮母亲准备配菜，用温开水泡发黄花菜，在清水池洗净菠菜，择干净大葱、香菜。母亲就在案板上切羊肉，看着那红红的肉片在她刀下如行云流水般一字排开，我心里总会惊叹：

## 一碗羊肉汤解乡愁

□ 周晓凡

天底下最好的厨师，莫过于母亲了吧！我每每望着她的背影出神，她总会回头一笑，说：“哎呀，馋猫又在流口水了吗？看你手中的菜都要掉一地了。”我就赶紧回过神专心弄菜，只在脑海中搜寻各种词汇去刻画母亲的形象，可又怎能描述得完整呢？母亲是不是百变魔法师啊？

等母亲把切好的羊肉片放入汤锅中煮过一滚，泡发的黄花菜、切好的青椒、洗净的菠菜就依次聚集到锅中了。这时候的汤锅看起来格外养眼，黄色的暖心，青色的润目，棕色的诱人，大勺一搅，各种色彩翻腾起来，你追我赶好不热闹。趁着这热乎劲儿，母亲手中的一碗水淀粉就入锅了，几秒钟的工夫，小气泡大气泡此起彼伏。这时候，母亲负责关火，我负责把切碎的葱丝、香菜一股脑儿撒进锅里。羊肉的鲜，大葱的冲，香菜的别具一格，在此时完美融合，让我在这香气缭绕中再一次咽了咽口水。

“丫头，快点儿去把小桌子摆好，妈这就给你盛一大碗……”母亲话音未落，我

天伦

## 称赞让孩子更自信

□ 吴佳佳

邻居的儿子小建非常调皮，爱玩爱闹，就是不爱读书。邻居经常大发脾气，斥责小建。好几次，她还对孩子动了手。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她高分贝的骂声和孩子的哭声，我想，这应该不只是小建的问题，还有她的问题。

一天，邻居到我家串门，说起小建，

她满肚子委屈和沮丧。她说对儿子已失

去了耐心和信心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不

知道如何是好。我轻轻安抚她，又问：

“如果我整天骂你，你会开心吗，你还

会喜欢我，跟我交朋友吗？”

邻居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，脱口而出：

“谁会喜欢一个天天骂自己的人？

还与她交朋友？躲都来不及呢。要不

然，就有意对着干，气死她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你儿子不是你的私有

物，他虽因你而来，却并非为你而来。他

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，有自己的自尊

和思维。你对他一味呵斥、漫骂，换作

你，你能受得了吗？”接着，我又告诉她，

鼓励比批评更能让孩子接受。孩子犯错

很正常，经常打骂就会增加他的逆反心

再后来，母亲认识了父亲，听说父亲送给母亲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支钢笔，那也是母亲多年的愿望。那时学校里常有修笔匠，他们还能帮人在钢笔上刻字。母亲就花了5分钱在钢笔杆上刻上了名字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用彩线织了一个钢笔套。

对笔有着浓厚情怀的母亲，在我们兄妹的用笔上却没那么大方。我读到三年级时，老师就要求学生不能再用铅笔了，要用圆珠笔或者钢笔。圆珠笔相对便宜，谁都买得起。可钢笔就不一样了，不同档次的钢笔价格相差很大，一般人都只能买最便宜的那种。而我们兄妹用的第一支钢笔，都是母亲鼓励我们参加比赛挣的，包括她收藏的那支白色的钢笔，也是我参加比赛的纪念品。我们的每一支笔都是用到实在不能用时，母亲才会给我们换新的。换下的旧笔，她也不舍得扔，总是找修笔匠修一修，自己再继续用。

看到母亲收藏的这些笔，我像是看到了一段往日的时光，宁静而祥和。

已经飞一般地冲了出去，到堂屋里摆那张吃饭的小方桌。桌子刚放平，母亲已经端着粗瓷大碗进来了，她把羊肉汤放在我面前，我瞬间什么都不顾了，“呼噜”一大口烫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“天，你咋不吹吹？烫得很呀！”母亲一边用手撸着我的胸口，一边慈爱地帮我吹着大碗。

我傻笑着找来一把勺子，边吹边吃，羊肉的细腻缓缓在我舌尖上润开，菠菜特有的那丝甜，刚好中和了黄花菜的微涩。再加上大葱的轻辣，香菜的脆爽，一刹那，直叫人觉得天下再多的美味都抵不过那碗羊肉汤。

成年后，我流连过多个城市，喝过不同做法的羊肉汤，那些清汤中浮浮沉沉的羊肉确实让人垂涎，可我心头最惦念的却依旧是母亲做的那一碗浓稠的羊肉汤。

有人说，山珍海味皆过客，一碗羊肉汤慰平生。在这凉意渐浓的深秋，若能喝上一碗母亲亲手做的羊肉汤，那才是疏解乡愁最好的良药啊，正可谓美味穿肠过，柔情心中留。

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再对症下药，才能药到病除。因此，当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时，家长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抱怨或指责孩子，而应该去反思孩子出现这种状况，是不是自己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！

邻居恍然大悟。从那以后，我很少再听到邻居的呵斥声和打骂声，反而经常从隔壁飘出几句表扬和称赞的话。一开始，小建似乎不适应，经常傻呵呵地笑，但顽劣的行为和作对的情绪明显收敛了许多。后来孩子的成绩也上去了，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。

有一次我去邻居家借东西，恰好小建打碎了桌子上的一个瓶子。只见邻居深吸了一口气，把张了张的嘴闭上，然后笑眯眯地对小建说：“儿子，你真棒，你替妈妈做了个决定，这瓶子早就想扔掉，却一直没扔。”小建一听，马上心虚地道歉：“妈，我错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”“儿子，你真乖！真是妈妈的好儿子。”邻居说。

看着这对彬彬有礼的母子如此和谐，我称赞道：“五好文明家庭，非你们莫属！”

